

魯 迅
故 事 新 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

53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543 字数86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4 $\frac{11}{16}$ 插页3

1956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43001—63000册

定价(C) 0.55元

出版說明

本書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作者親自編校的初版，並且參照作者手稿和各篇最初發表時的期刊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時，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後面，在正文中則標以1、2、3……的號碼。

本書最初於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編入第二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時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之處一定不少，懇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六年八月

目 錄

序言.....	1
补天.....	5
奔月.....	15
理水.....	27
采薇.....	44
鑄劍.....	64
出关.....	85
非攻.....	96
起死.....	109
注釋.....	121

序 言

这一本很小的集子，从开手寫起到編成，經過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長久了：足足有十三年。

第一篇《补天》——原先題作《不周山》——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的。那时的意見，是想从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，來做短篇小說，《不周山》便是取了“女媧煉石补天”的神話，动手試作的第一篇。首先，是很認真的，虽然也只不过取了弗罗特¹說，來解釋創造——人和文学的——的緣起。不記得怎么一來，中途停了筆，去看日报了，不幸正看見了誰——現在忘記了名字——的对于汪靜之君的《蕙的風》的批評，他說要含淚哀求，請青年不要再寫这样的文字²。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，当再寫小說时，就無論如何，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，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。这就是从認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。油滑是創作的大敌，我对于自己很不滿。

我決計不再寫这样的小說，当編印《呐喊》时，便將它附在卷末，算是一个开始，也就是一个收場。

这时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門口的“灵魂的冒險”的旗子底下掄板斧。他以“庸俗”的罪名，几斧砍

殺了《吶喊》，只推《不周山》為佳作，——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³。坦白的說罷，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，而且還輕視了這位勇士的原因。我是不薄“庸俗”，也自甘“庸俗”的；對於歷史小說，則以為博考文獻，言必有據者，縱使有人譏為“教授小說”，其實是很难組織之作，至於只取一點因由，隨意點染，鋪成一篇，倒無需怎樣的手腕；況且“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”，用庸俗的話來說，就是“自家有病自家知”罷：《不周山》的後半是很草率的，決不能稱為佳作。倘使讀者相信了這冒險家的話，一定自誤，而我也成了誤人，於是當《吶喊》印行第二版時，即將這一篇刪除；向這位“魂靈”回敬了當頭一棒——我的集子里，只剩着“庸俗”在跋扈了。

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，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里，對着大海，翻着古書，四近無生人氣，心里空空洞洞。而北京的未名社，却不絕的來信，催促雜誌的文章。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；於是回憶在心里出土了，寫了十篇《朝華夕拾》；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，預備足成八則《故事新編》。但剛寫了《奔月》和《鑄劍》——發表的那時題為《眉間尺》，——我便奔向廣州，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了。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，作一段速寫，却一向不加整理。

現在才总算編成了一本書。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，不足稱為“文學概論”之所謂小說。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，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。而且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，

不及对于今人的誠敬，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。过了十三年，依然並無長進，看起來真也是“無非《不周山》之流”；不过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，却也許暫時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。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魯迅。

补 天¹

一

女媧²忽然醒來了。

伊³似乎是从夢中驚醒的，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么夢；只是很懊惱，覺得有什么不足，又覺得有什么太多了。煽动的和風，暖暎的將伊的气力吹得瀾漫在宇宙里。

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。

粉紅的天空中，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条石綠色的浮云，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滅的睜眼。天边的血紅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边，却是一个生鉄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然而伊並不理会誰是下去，和誰是上來。

地上都嫩綠了，便是不很換叶的松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。桃紅和青白色的斗大的雜花，在眼前还分明，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斕的烟靄了。

“唉唉，我從來沒有这样的無聊过！”伊想着，猛然間站立起來了，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，向天打一个欠伸，天空便突然失了色，化为神异的肉紅，暫時再也

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。

伊在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边，全身的曲綫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，直到身中央才濃成一段純白。波濤都驚异，起伏得很有秩序了，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。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，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。但伊自己並沒有見，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，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，同时又揉捏几回，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兩手里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，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，禁不住很詫异了。

然而这詫异使伊喜欢，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着伊的事業，呼吸吹噓着，汗混和着……

“Nga! nga!”那些小东西可是叫起來了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又吃了驚，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么东西飛散，于是地上便罩滿了乳白色的烟云，伊才定了神，那些小东西也住了口。

“Akon, Agon!”有些东西向伊說。

“阿阿，可愛的寶貝。”伊看定他們，伸出帶着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。

“Uvu, Ahaha!”他們笑了。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，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。

伊一面撫弄他們，一面还是做，被做的都在伊的身边打圈，但他們漸漸的走得远，說得多了，伊也漸漸的懂得不得，只觉得耳朵边滿是嘈雜的嚷，嚷得頗有些头昏。

伊在長久的欢喜中，早已帶着疲乏了。几乎吹完了呼吸，流完了汗，而况又头昏，兩眼便蒙朧起來，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热，自己覺得無所謂了，而且不耐煩。然而伊还是照旧的不歇手，不自覺的只是做。

終于，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來，倚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，仰面一看，滿天是魚鱗样的白云，下面則是黑压压的濃綠。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样，总觉得左右不如意了，便焦躁的伸出手去，信手一拉，拔起一株从山上長到天边的紫藤，一房一房的剛开着大不可言的紫花，伊一揮，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，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。

伊接着一擺手，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，同时也濺出拌着水的泥土來，待到落在地上，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，只是大半黢头黢腦，獐头鼠目的有些討厭。然而伊不暇理会这等事了，單是有趣而且煩躁，夾着惡作剧的將手只是掄，愈掄愈飛速了，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，像一条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。泥点也就暴雨似的从藤身上飛濺開來，还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东西，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。

伊近于失神了，更其掄，但是不独腰腿痛，連兩条臂膊也都乏了力，伊于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，將头靠着高山，頭髮漆黑的搭在山頂上，喘息一回之后，嘆一口气，兩眼就合上了。紫藤从伊的手里落了下來，也因頓不堪似的懶洋洋的躺在地面上。

二

轟!!!

在这天崩地塌价⁴的声音中，女媧猛然醒來，同时也就向东南方直溜下去了⁵。伊伸了脚想踏住，然而什么也踹不到，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峰，这才沒有再向下滑的形势。

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从背后向伊头上和身边滾滾过去了，略一回头，便灌了一口和兩耳朵的水，伊趕緊低了头，又只見地面不住的动搖。幸而这动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，伊向后一移，坐穩了身子，这才挪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边的水，細看是怎樣的情形。

情形很不清楚，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；大概是海里罢，有几处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。伊只得呆呆的等着。

可是終於大平靜了，大波不过高如从前的山，像是陸地的处所便露出稜稜的石骨。伊正向海上看，只見几座山奔流過來，一面又在波浪堆里打旋子。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，便伸手將他們撮住，望那山坳里，还伏着許多未曾見过的东西。

伊將手一縮，拉近山來仔細的看，只見那些东西旁边的地上吐得很狼借，似乎是金玉的粉末，又夾雜些嚼碎的松柏叶和魚肉。他們也慢慢的陸續抬起头來了，女媧圓睜了眼睛，好容易才省悟到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，只是怪模怪样的已經都用什么包了身子，有几个还在臉的

下半截長着雪白的毛毛了，虽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楊叶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詫异而且害怕的叫，皮膚上都起粟，就像触着一支毛刺虫。

“上真救命……”一个臉的下半截長着白毛的昂了头，一面嘔吐，一面断断续续的說，“救命……臣等……是学仙的。誰料坏劫到來，天地分崩了。……現在幸而……遇到上真，……請救蟻命，……並賜仙……仙藥……”他于是將头一起一落的做出异样的举动。

伊都茫然，只得又說，“什么？”

他們中的許多也都开口了，一样的是一面嘔吐，一面“上真上真”的只是嚷，接着又都做出异样的举动。伊被他們鬧得心煩，頗后悔这一拉，竟至于惹了莫名其妙的禍。伊無法可想的向四处看，便看見有一隊巨鼈⁶正在海面上游玩，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，立刻將那些山都擱在他們的脊梁上，囑咐道，“給我駝到平穩点的地方去罢！”巨鼈們似乎点一点头，成羣結隊的駝远了。可是先前拉得过于猛，以致从山上摔下一个臉有白毛的來，此时赶不上，又不会凫水，便伏在海边自己打嘴巴。这倒使女媧觉得可憐了，然而也不管，因为伊实在也沒有工夫來管这些事。

伊嘘一口气，心地較為輕松了，再轉过眼光來看自己的身边，流水已經退得不少，处处也露出廣闊的土石，石縫里又嵌着許多东西，有的是直挺挺的了，有的却还在动。伊瞥見有一个正在白着眼睛歎看伊；那是遍身多用铁片包

起來的，臉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。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伊順便的問。

“嗚呼，天降喪。”那一个便淒涼可憐的說，“顓頊不道，抗我后，我后躬行天討，战于郊，天不祐德，我师反走，……”⁷

“什么？”伊向來沒有听过这类話，非常詫异了。

“我师反走，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⁸，折天柱，絕地維，我后亦殂落。嗚呼，是实惟……”

“够了够了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伊轉过臉去了，却又看見一个高兴而且驕傲的臉，也多用鉄片包了全身的。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伊到此时才知道这些小东西竟会变这么花样不同的臉，所以也想問出別样的可懂的答話來。

“人心不古，康回实有豕心，覲天位，我后躬行天討，战于郊，天实祐德，我师攻战無敌，殛康回于不周之山。”

“什么？”伊大約仍然沒有懂。

“人心不古，……”

“够了够了，又是这一套！”伊气得从兩頰立刻紅到耳根，火速背轉头，另外去尋覓，好容易才看見一个不包鉄片的東西，身子精光，帶着伤痕还在流血，只是腰間却也圍着一塊破布片。他正从別一个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破布來，慌忙系上自己的腰，但神色倒也很平淡。

伊料想他和包鉄片的那些是別一种，應該可以探出一些头緒了，便問道：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呵。”他略一抬头，說。

“那剛才鬧出來的是？……”

“那剛才鬧出來的么？”

“是打仗罢？”伊沒有法，只好自己來猜測了。

“打仗罢？”然而他也問。

女媧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同時也仰了臉去看天。天上一条大裂紋，非常深，也非常闊。伊站起來，用指甲去一彈，一點不清脆，竟和破碗的聲音相差無幾了。伊皺着眉心，向四面察看一番，又想了一会，便擰去頭髮里的水，分開了搭在左右肩膀上，打起精神來向各處拔蘆柴：伊已經訂定了“修補起來再說”⁹的主意了。

伊從此日日夜夜堆蘆柴，柴堆高多少，伊也就瘦多少，因為情形不比先前，——仰面是歪斜開裂的天，低頭是齷齪破爛的地，毫沒有一些可以賞心悅目的東西了。

蘆柴堆到裂口，伊才去尋青石頭。當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純青石的，然而地上沒有這麼多，大山又舍不得用，有時到熱鬧處所去尋些零碎，看見的又冷笑、痛罵，或者搶回去，甚而至于還咬伊的手。伊於是只好攬些白石，再不夠，便湊上些紅黃的和灰黑的，後來总算將就的填滿了裂口，止要一點火，一融化，事情便完成，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鳴，支持不住了。

“唉唉，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。”伊坐在一座山頂上，兩手捧著頭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。

这时崑崙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还没有熄，西边的天际都通紅。伊向西一瞟，决計从那里拿过一株帶火的大樹來点蘆柴積，正要伸手，又觉得脚趾上有什么东西刺着了。

伊順下眼去看，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东西，然而更异样了，累累墜墜的用什么布似的東西掛了一身，腰間又格外掛上十几条布，头上也罩着些不知什么，頂上是一塊烏黑的小小的長方板，手里拿着一片物件，刺伊脚趾的便是这东西。

那頂着長方板的却偏站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向上看，見伊一順眼，便倉皇的將那小片遞上來了。伊接過來看時，是一條很光滑的青竹片，上面還有兩行黑色的細點，比槲樹葉上的黑斑小得多。伊倒也很佩服這手段的細巧。

“這是什么？”伊還不免于好奇，又忍不住要問了。

頂長方板的便指着竹片，背誦如流的說道，“裸裎淫佚，失德蔑禮敗度，禽獸行。國有常刑，惟禁！”¹⁰

女媧對那小方板瞪了一眼，倒暗笑自己問得太悖了，伊本已知道和這類東西扳談，照例是說不通的，于是不再開口，隨手將竹片擱在那頭頂上面的方板上，回手便從火樹林里抽出一株燒着的大樹來，要向蘆柴堆上去點火。

忽而聽到嗚嗚咽咽的聲音了，可也是聞所未聞的玩藝，伊姑且向下再一瞟，却見方板底下的小眼睛里含着兩粒比芥子還小的眼淚。因為這和伊先前聽慣的“nga nga”的哭聲大不同了，所以竟不知道這也是一種哭。

伊就去點上火，而且不止一地方。

火勢並不旺，那蘆柴是沒有干透的，但居然也烘烘的响，很久很久；終於伸出無數火焰的舌头來，一伸一縮的向上舔，又很久，便合成火焰的重台花，又成了火焰的柱，赫赫的壓倒了崑崙山上的紅光。大風忽地起來，火柱旋轉着發吼，青的和雜色的石塊都一色通紅了，飴糖似的流佈在裂縫中間，像一條不滅的閃電。

風和火勢卷得伊的头髮都四散而且旋轉，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，大光焰烘托了伊的身軀，使宇宙間現出最后的肉紅色。

火柱逐漸上升了，只留下一堆蘆柴灰。伊待到天上一色青碧的時候，才伸手去一摸，指面上却覺得還很有些參差。

“養回了力氣，再來罷。……”伊自己想。

伊於是彎腰去捧蘆灰了，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裏，蘆灰還未冷透，蒸得水漸漸的沸湧，灰水潑滿了伊的周身。大風又不肯停，夾着灰扑來，使伊成了灰土的顏色。

“吁！……”伊吐出最后的呼吸來。

天边的血紅的雲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边，却是一个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但不知道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。這時候，伊的以自己用盡了自己一切的軀殼，便在這中間躺倒，而且不再呼吸了。

上下四方是死滅以上的寂靜。